

羌族医药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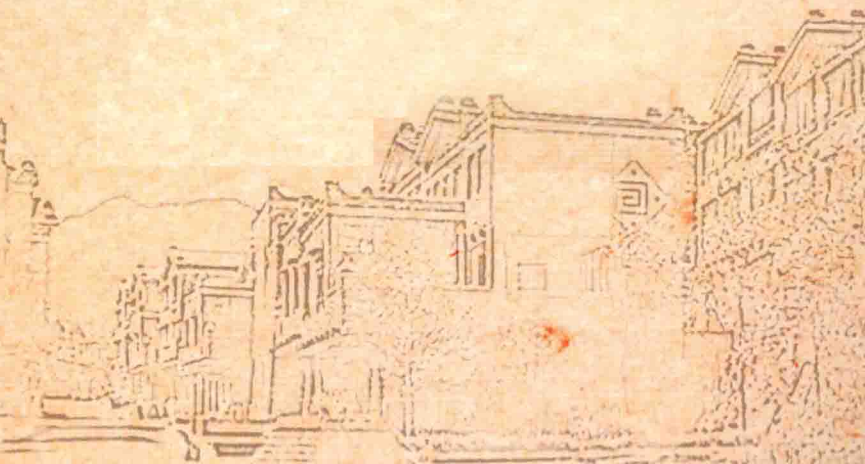
的保护与传承

程玲俐 张善云 等◎编著

QIANGZU YIYAO
WENHUA DE
BAOHU YU
CHUANCHENG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羌族医药文化

的保护与传承

程玲俐 张善云 等◎编著

QIANGZU YIYAO
WENHUA DE
BAOHU YU
CHUANCHENG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羌族医药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 程伶俐编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643-2836-8

I. ①羌… II. ①程… III. ①羌族—民族医学—民族
遗产—保护—研究 IV. ①R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6569 号

羌族医药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程伶俐 张善云 等编著

责任编辑	张慧敏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 × 210 mm
印 张	10
字 数	277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2836-8
定 价	3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本书课题组成员

主 编 程伶俐

副主编 张善云 张 丹 包希福

参编者 程伶俐 张善云 张 丹

包希福 吴铀生 唐雪梅

余耀明 谭文澜 张 艺

张 静 杜 娟 王明真

前 言

《羌族医药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一书经过三年的艰辛，终于出版了。

该书遵照在继承中创新、在保护中弘扬、在开放中发展的精神，通过访名医、查资料、深入探索、田野调查等方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羌族文化和羌族医药文化概况”一章中，作者认为羌族医药文化始于距今约 8 000 年的炎帝时代，比产生于西方古巴比伦时期的西方医学萌芽早了约 2 000 年。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索儿所说：“我们的文明仍然，亦将继续依赖于各民族所获得的，大多数都是在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发现。”

更为可贵的是，在编写过程中，一再确认：“羌医药是中华医药优秀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它逐步形成，并发展为独特的体系，处处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光辉”。

为了挖掘神秘的羌医羌药，作者们走进了鲜为人知的羌医羌药王国，终于明白了羌医羌药的独到之处。

“羌人用药，十分广泛，一草一木，都能为药，百草都是药，无病用不着。”

“羌人下药，十分神秘，看似一副，实为一种。”“一病一药，很少配伍，也就难犯禁忌。”

“羌药的神秘在于似炮非炮，讲究野、活、鲜、健。有野草、鲜果、跳獐、飞雉。”

羌医药为卓然于世的中国医药史增添了光彩，与西方医药文明竞相媲美。

在田野调查中，调查者深深地感到羌医药的医德文化。

深入民间，在多次调查中总结出，羌医具有全心全意为患者服

务的高尚医德；羌医行医不分贵贱，不计钱财，随叫随到，昼夜必至，受人尊重。

通过以主编者为首的专业团队（有教师、医生、药学和文化传承的专家学者）的共同艰苦努力，基本查清了羌民族的分布，羌药的分布和羌医的分布，为羌医药文化的保护、传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书重点针对羌医药文化的保护、传承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阐述了“5·12”汶川大地震对羌区、羌人、羌医、羌药带来的极大破坏。震后羌医师的数量锐减，老“释比”仙逝，羌药材基地产量滑坡，这对羌医药文化保护提出了严重挑战，书中对此作了准确的描述。

编者所带团队在羌医药文化研究的前沿，针对羌族医药文化生态恶化的情况提出了对策：“羌医药与羌文化紧密结合”，“羌医药与现代医学和科学技术结合”，“羌医药与市场经济和产业化开发结合”以及加强“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加强“羌医药知识的保护”，加强“羌医药医疗条件的改善”，加强“羌医药原生地的生态环境保护”等，还就保护思路、保护范围、保护对象、保护措施以及保障机制都提出了具体措施，有着对羌区发展的现实指导意义。

感谢编者及其团队队员们的辛劳，因为他们付出的智慧和高度责任感而取得的成果，填补了羌医药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些空白，丰富了中华民族医药文化。我深信，此书的出版将有力地促进羌医药文化的保护、弘扬和发展。在此基础上羌族医药文化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成为民族地区社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兴奋点、闪光点，并将开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绚丽花朵，成为民族地区的瑰宝。

张善云

2013年10月21日

目 录

第一章 羌族文化和羌族医药文化概况	1
第一节 古羌族和羌族文化	1
第二节 羌医、羌药古老悠久的历史	14
第三节 羌族、羌药、羌医的分布综述	26
第二章 羌族宗教文化与羌族医药文化	33
第一节 羌族宗教信仰对羌族民族传承的影响	33
第二节 羌族“释比”宗教文化	39
第三节 羌族宗教文化与羌族医药的共生	45
第三章 羌族医药文化的生存环境	54
第一节 羌族医药文化的自然生态环境	54
第二节 羌族医药文化的人文生态环境	63
第四章 羌族医药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要影响因素	75
第一节 羌族的生产生活习俗与羌族医药	75
第二节 羌族社会结构变迁对羌族医药文化的影响	86
第五章 汶川地震后羌族医药文化保护、传承的 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104
第一节 地震对羌族医药文化的影响	104
第二节 地震后羌族医药文化的艰难处境	106
第三节 地震后羌族医药的保护与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112
第四节 地震后羌族医药文化的保护措施	115
第六章 羌族医药文化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125
第一节 羌医的基本理论	125
第二节 羌医药的特色医疗实践	133

第七章 羌族医药文化的特征、价值和传承	145
第一节 羌族医药文化的特征和价值	145
第二节 羌族医药的传承及其变迁	149
第三节 羌族医药文化的推广宣传、保护和传承	157
第八章 羌族医药特色档案的建立	167
第一节 羌族医学的人物	167
第二节 羌族医药文化档案	174
第三节 羌族医药资源档案	187
第九章 羌族医药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选择	200
第一节 羌族医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选择优势	200
第二节 保护传承羌医药, 积极申报非遗项目	206
第三节 羌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	210
第十章 羌族医药与其他医药的比较和发展前景分析	217
第一节 羌族医药和中华医药共同经历了 西方医学的冲击	217
第二节 羌医药与西医药和中医药的发展比较	225
第三节 传统羌医药和中医药的又一次发展契机	234
第四节 羌族医药发展的现状及前景分析	240
附录 1: 羌族药物资源表	254
附录 2: 2005—2015 年阿坝州羌族医药事业发展规划	299
参考文献	308
后 记	310

第一章 羌族文化和羌族医药文化概况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羌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也是华夏民族主要族源之一，其影响十分深远，在中国民族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古羌族和羌族文化

一、羌族的历史及文化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昌盛的古国。中华民族文化在历史的漫长岁月中，以多民族的智慧相互渗透、融合，创造了举世罕见的优秀文化，开创了独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一）羌族的来历及其历史

羌族，是我国56个民族中唯一一个在甲骨文中被记录到的民族，历史十分悠久，被誉为“对外输血的民族”，又称为“华夏民族之母”。广义的古羌人有戎、氐、羌三大部落，古羌属于典型的游牧民族。范文澜认为：“炎帝姜姓……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至西方游牧先入中部。”学界认为羌族在秦汉以前，是华夏的主体民族。戎、氐分别在汉代、唐代基本上都演变为其他民族或融入汉族，羌则一直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是一个历史悠久、支系繁多、繁衍昌盛的庞大群体。今天我们研究的羌族的医药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对象所指，主要是生活在岷江上游，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汶川县、茂县、理县、黑水县、松潘县，以及绵阳市的北川县羌族。

崔永红等史学家，在《青海通史》中作了较为清楚的描述。羌族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分布广泛而又影响深

远的兄弟民族。在中国古代的传说资料中，就有不少关于羌人的史迹。例如，古羌人发源于昆仑神话中关于西王母的传说。这是母权氏族社会西部羌人先民的生活与斗争、愿望与追求的艺术反映。据传西王母原居湟水源头、仙海（即鲜海，今青海湖）之滨。《山海经》《穆天子传》记载她“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与“虎豹为群，於（乌）鹄与处”，“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被认为是世俗兼领神权的羌人部族大首领。目前学术界一致的看法认为“姜”是羌人中最早转向农业的一支。后来炎帝的姜姓部落与黄帝的姬姓部落不断东移，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中结成联盟，逐渐构成华夏族的主体，即后来汉族的核心。中国人至今自称“炎黄子孙”，说明古代羌人对中华民族的卓越贡献。^①

据传我国最早的治水英雄共工氏，也是出自羌人。《山海经·海内经》载有一个从炎帝到共工的世系，东汉贾逵据其考证，认为“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管子》云：“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国语·周语下》载共工氏“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积累了丰富的防洪排涝经验。其后代在黄帝时任“土官”，少昊时为“水官”。上述这些传说和记载，表明羌人在远古时期就对我国早期文明有过卓越的创造和贡献。

据有关史书记载，古羌人不仅是较早已进入内地先进的一支羌族，而且还有大量的羌人留居青海高原及河湟故地的西部，与西周中央王朝形成各种方式的联系。《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西巡，在昆仑之丘举行了祭祀黄帝的大朝、大享两次盛大典礼，并“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献锦组百缕、金玉百斤，西王母再拜受之”，次日，“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饮宴对歌，甚为亲密，临行又“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返回中原。《竹书纪年》亦载：“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四十年后，西王母入朝，进行了回访：“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来见，宾于昭宫”。这里讲的西王母，实际上就是前述青海地区羌人氏族部落酋长的代表。这些记载虽然充满着神

^① 龙西江：《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见《新华文摘》1995年第10期。

话传说的色彩，不能全作信史，但也从另一方面反应了西部羌人与西周中央王朝的关系。^①

（二）羌族文化的史料记载

春秋时期，秦国向西大举开疆拓土，兼并和征服了西北大量的戎人、羌人。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而河湟羌人，由于地处边远，秦国势力一时还达不到，故得以保存其原来的种族和文化。

战国初，分布在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一部分羌人，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当时“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他们较之先期进入中原地区的羌人及姜氏之戎等，发展水平缓慢得多，而且自公元前7世纪初以后，由于秦国的强大，西部羌人再也不能像过去即从上古以来那样向东乃至向中原地区频繁地迁徙了。河湟地区的羌人不得不改变自己原始的生产方式，向农耕兼畜牧的生产方式过渡。这种改变与秦国的影响有着重要关系。《后汉书·西羌传》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剺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

爰剑当秦厉公时（前476—前443年），可知他是公元前5世纪的人。关于“亡入三河间”，据顾颉刚先生考证，三河即今之黄河、湟水、大通河。至于“被发覆面”，本是羌人的风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云：“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可见其风俗大抵相同。这段历史传说，把河湟地区羌人由射猎到田畜、民族人口的增加、部落首领的产生及羌人习俗的由来等，都归

^① 张得祖：《羌人与中华民族》，见《文史知识》2006年第2期。

结为爱剑夫妇的功劳，因而被看成河湟羌人的始祖，其事迹为子孙后代传诵不绝。这当然过于夸大，但秦国对羌人社会的积极影响是毫无疑义的。

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到无弋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前384—前362年）再次向西扩张势力，秦兵来到渭水源头，灭了狄戎獫狁（《史记·秦本纪》，灭獫狁的是孝公），使羌人受到极大的威胁。于是，爰剑之孙卯率部远徙，从此与湟中羌断绝了往来。卯所徙之地当在今青海西南界或西藏的东北角。这支“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的羌人，即是后来的“发羌”“唐菆”，成为藏族先民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一部分羌人长途跋涉到了新疆天山南路，成为后来文献上所记载的“羌”的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大量羌人陆续向西南移动，有的到了白龙江流域，名为武都羌；有的到了涪江、岷江流域，名为广汉羌；有的到了雅砻江流域，名为越隗羌。这些迁徙的羌人与当地原有的居民共同生活，发展成为西南藏彝语族各支的先民。



图1 高山峡谷的地形

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别，有的处河谷地带，有的据丘陵地区，有的则生活在深山密林之中，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决定了他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有的强大，有的弱小；或农耕，或游牧；或与汉族同化，或与土著结合形成新的民族，为我国多民族大家庭增添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

随着历史的发展，西南、西北地区民族日益繁多，然而其中不少民族在语言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居处建筑、神话传说等方面，都有许多的共同点，并都可以从古代羌人那里找到一定的线索，这证明了他们与古代羌人有着族源上的联系。今日聚居于岷江上游的30万羌族同胞，就是当年从大西北向西南迁徙，并与戈基人大战的那支羌人的子孙们。^①

至于爰剑的嫡系则仍在湟中繁衍生息。《后汉书·西羌传》载：“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爰剑后五世到研，研更为豪强，故自此以后，就把“研”名作湟中羌人的种号。周显王时（前361—前321年），羌人首领研曾随秦太子驪朝觐周显王。

对于秦统一前后的河湟羌人情况，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司马迁在记述秦的疆域时说：“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响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这里西界“临洮、羌中”，就划定了秦与西羌的界限。“羌中”指陇西塞外的黄河与湟水流域。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因河为塞”，从岷县沿洮河至兰州，往东沿黄河南岸，凭借天然屏障，修了一连串的城障塞防。而洮西包括河湟流域的广大地区，均为羌人游牧之地。这一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草场广阔，牧草丰美，是羌人从事游牧的理想之地，汉代羌人之东进很大程度上是受匈奴贵族挑拨和唆使，但秦时似无羌人在边地与秦人冲突的活动。因此，史籍中亦未留下相关记载。

^① 冉光荣等：《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9页。

羌人经过先秦很长一段时期的迁徙分化,其中不少已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去了。到汉代羌人仍保留自己的特点,还被称为“羌人”的古代民族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一个是青海东部及与甘肃相邻地区;一个是塔里木盆地及其以南至葱岭的西域诸国;一个是陇南及川西北一带。其中青海地区的羌人,种落繁杂,人口众多,在汉代历史的发展中影响很大。活跃于青海地区的羌人种落有数十个,在公元5世纪南朝刘宋范晔著《后汉书·西羌传》时,已无法考证其“种别名号”。

(三) 羌族文化的历史功绩^①

华夏文化不是一个民族创造的,而是吸收了众多民族的先进、科学、合理的文化成果而形成的,经历了许多个王朝的文化先驱的不懈努力逐渐完善形成的。纵览中华民族形成史,民族大融合使中华民族自发地形成了越来越完备、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强大的华夏文化,而且更令世人赞叹不已又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华夏文化自从诞生至今,绵延五六千年从未中断过,且长盛不衰,发展到21世纪,更显示出了其朝气蓬勃的生机,特别引起了全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关注和青睐,成为了寻找解决21世纪人类疾痼的智慧库。

华夏文化何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化力?奥秘何在?那就是他们从不宥于陈见,宥于己见,及时认真细致地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成果,又大胆机智地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不断为自身先进文化的形成充电加油,始终站在先进文化的巅峰来审视和过滤所有民族所取得的先进文化成果,从而提炼出更为先进的文化,使自己始终处在人类先进文化的先锋主导地位,使全民都能感到处在这一先进文化氛围中的自豪。

秦汉时期文化先驱对华夏文化的全面整理、补充、完善,并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使华夏文化成了势不可挡的一般力量,把华夏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进一步增强了华夏文化创造异彩纷呈的一

^① 张润平:《试析古羌族与汉民族的源流——兼议先进文化对培养和强化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性》,见《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6期。

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想非常丰富且各成体系，成为以后的文学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为唐代文学的异常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

唐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也表现了宽厚、博大的胸怀，展示出了雍容华贵的风采，对其他各民族的先进文化的吸收，特别是对中国本土以外的各民族的先进文化的吸收，使大唐帝国真正成了万国朝觐向往的乐土。大唐把华夏文化的魅力推向了极致。宋词、元曲（包括杂剧）、明清小说对华夏文化的贡献又各具特色。

羌族由盛至衰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必然。德国人类学家费里茨·格雷布内尔说过：“一个文化圈处地区中间，它是晚出的。处下声地区的边缘，则是最古老的文明。”华夏文化的创生与形成正是这样的。古羌族参与创造了华夏文化，但又远离开了华夏文化的中心，固守着最古老的文化。而那些勇于否定自己的古羌族，它们往往能够推陈出新，有继承有发展，形成多层次的文化圈、文化层，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终于形成了展现在当代人面前的蔚为壮观、底蕴深厚又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因此，我们认为羌族是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活化石。

二、羌族的神话传说与文化

神话传说是羌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民间故事，从文学形式的分类看，是羌民族民间文学的组成部分，是羌民族口传文化，因其中包含了羌族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宗教诸多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

（一）羌族流行的神话传说

《开天辟地》是一部有影响力的由“释比”唱经演绎的创世神话，是羌民族关于天地开辟、人和万物起源的神话，反映出羌人对天地宇宙和自身由来的独特观念。在宇宙天地混沌之际，天祖阿爸曲格想造天地，找到地母红满西商量，红满西打开黑鸡蛋钻出大鳖鱼。

曲格打开白鹅蛋，里头滚出大青石板。曲格用青石板造天，倒立反复无数仍未造好，累得一身大汗。红满西于是用大鳖鱼搭成地，用鳖鱼的四只脚搭放青石板，造好天地。但是这大鳖鱼一动弹，天地就摇晃震动，红满西又把家里的玉狗牵来守鳖鱼，告知大鳖玉狗是其“母舅”。虽如此。尽管羌族社会有“母舅为大”的尊崇，“母舅”玉狗依然没有管住大鳖鱼，红满西把自己蛤蟆变女儿的蛤蟆皮丢在火中燃烧，臭味使鳖鱼发怒摆动身体，并往上长，红满西和女儿一面唤玉狗咬鳖鱼，一面拿着木槌和织布刀阻止大地上长。木槌和刀所到之处，高处就成了山，深沟成为地上河沟。鳖鱼停止摆动，天地得以造就，大地平静如初。此外，羌族地区还流传有盘古开天地、神仙造人、人的由来、火的传说、燃比娃盗火、白石神的传说等创世神话故事。

《羌戈大战》是另一个有广泛影响力的歌颂英雄的英雄史诗神话，讲述羌民的祖先由西北逐水草辗转迁徙，最后定居岷江上游的艰苦历程，许多羌学学者认为《羌戈大战》中显示的历史信息应该是在秦汉之际或在汉代。《羌戈大战》将羌族祖先古老离奇的传说在史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在2011年6月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遥远的古代，羌人的祖先从西北向西南游牧迁徙，其中的一支到岷江和湍江上游时，遇到了名叫“戈基”的土著部落。戈基人身体愚笨却身强力壮，凶猛善战，羌人与战屡次败北。幸在梦中得神启示，并指导用白石英石为武器作战，羌人终于战胜愚笨的戈基人。从此，岷江和湍江上游成为羌人的乐土家园。羌人在此安居乐业，繁衍生息。白石也成为羌民族世代崇拜供奉的对象，被供奉于田间、山林、水边、屋顶等地。

《木姐珠与斗安珠》叙事诗，在今羌族聚居地区汶川、理县、茂县、北川虽有多种版本，但讲述大意都是：天神之女木姐珠与羌族青年斗安珠相遇并相爱，最终经受住天规考验，冲破神人界限，最终喜结良缘。天上的神女木姐珠不满天上居住的束缚与无趣，对世俗生活、人间自由充满渴望，便借放神羊之机偷偷来至凡间游玩，邂逅凡间英俊朴实、勤劳善良的少年斗安珠，心里顿生爱意。木姐

珠跟在正在背水的斗安珠身后，斗安珠却不知晓。斗安珠突然发现水桶的背带断裂，正十分着急，木姐珠把自己裹脚布解下给斗安珠作水桶背带。后木姐珠把斗安珠带上天宫，因怕天神父亲木比塔知道，就把斗安珠藏进磨房里。人仙有别，天神阿爸木比塔用天规极力阻止他们相爱，便用开垦荒地、烧山肥壤、植播粮种、收回物种等难题对斗安珠百般刁难。但木姐珠与斗安珠有智有勇，并在神的帮助之下——化解难题，最终夫妻回到人间幸福生活。木姐珠与斗安珠后来成为羌族祖先神，羌人家中都作供奉。《木姐珠与斗安珠》“是羌族人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完美结合”。

（二）羌族流行的神话传说的文化意义

除以上在羌族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有文化价值的神话外，羌民族还有很多丰富的民间传说。大禹治水传说家喻户晓，传说大禹出生在岷江上游，汶川县绵虬乡高店村飞沙关石纽山剝儿坪相传为大禹出生之地。面对汹涌的岷江水患，大禹一改前辈堵水治理方法为疏导，三过家门而不入，开山疏河，修筑堤坝，根治水患治水成功。此外人物传说《黑虎将军》《打蟒英雄苏蟒达》《阿巴格基》以及一些幻想故事、地方传说、动植物传说、民间工艺传说、风俗传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名族文化遗产。例如，《木姐珠与斗安珠》是羌族一部极富现实意义和浪漫色彩民间叙事长诗，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古代羌人的生活面貌。“从该叙事诗中不但能清晰地看到羌族人从古到今的现实生活片断，更能体会到这个古老民族完整、深奥的精神世界。”^①

而《羌戈大战》的价值在于以其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及在羌族地区的广泛影响力而成为“羌族民间传说故事中的精品”，并“透过古羌人眼中‘戈基人’的形象，我们清晰地洞察到一个古代族群强烈的族群认同感，将自身民族与他族（戈基人）的文化习俗，特别是族群情感和心理世界明显地区分开来”。“就其篇幅而言，《羌戈

^① 马宁：《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完美结合，羌族民间叙事诗〈木姐珠与斗安珠〉评述》，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5期。